

“没出事告呀？”
“不出事告吧？”
“只提一个么？”
“不是提人呀！”

街上又响了一通
晨雾早已散了。
那街道中。

“屁。承认就不用
老子吃了几十年苦
还在你们

又打这第二枪了。
碗饭，这件小事还
心吧，这联联……

陈建勋落地生根，
一楼房林立的大院，
只隔起在大院中间，
在远远的荒野处来。

狂笑声夹着铃声走了
其该统统地枪毙！

街上又响了一枪。

日暮早已过了。惨淡的日光轻轻地洒了一地，薄气沉沉的黄昏中间，只有一列从东向西去的三轮车，缓缓地走着，踏下轻快的、有节奏的轮轴声。街两旁，只剩下不少的卖花姑娘在叫卖的，很洋气的打扮着，和几个穿着棉袄裹腿的小姑娘们，倒伏在全天打雷雨的巷口边，卖一筐筐的、花篮的鲜花，更有把几枝玫瑰插在，却有几只小篮子，装得满满的鲜嫩碧绿的草叶的河沿边了。二十八九岁白嫩的脸蛋上，映照着晚霞的红光。

“区域”与“区”

“不讓那畜牲？”

“只建一个么？”

“不是您人呀！”

叮呤呤，典型的，讨厌的铃声，一片荒地，铃声比铃声更叫人烦躁。

“走开走开，把这群土匪轰开！”哨兵们拍起衣领，燃了根烟，吸着烟。

弟兄們反應有些過快，只有一位投誠的，因而得到大壓力的警報，以“土匪”的帽子工作。

刘小兵/著

“回想回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”

“去去去！”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”

等队长逼得，凸凹不平的屁股红了，眼睛也红了，“快走！快走！再不走，妨碍了我们的公务，我说——不客气！”

巨笑尸夹着铃声走了。

“真该找块地枪毙！”梁队长转过脸来，忠厚地皱起眉头。

[illegible]

丁酉製的，東河西
司的，按此井的三
你全下打過同
打出的樣樣

街上又响了一枪。

晨雾早已散了。惨白的日光辣辣地铺了一地。

荒野的風

劉小兵 著

荒野的风



離江出版社

(桂)新登字 03 号

荒 野 的 风

刘小兵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-1 号)

邮政编码: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灵川县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9.875 插页 3 字数 214,000

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3000 册

ISBN 7-5407-1005-5/I.708

定价:6.20 元

目 录

春 坳	1
荒野的风	46
流动的蓝雾	135
游乐场	187
圣屁岭	232
夏夜的律动	268
带万向轮的红衣箱	284
雪 夏	294

春 塬

需要从一只花圈说起。

那一只花圈真大。从花圈下面那两只赤着的，粗壮脚板可以看出，擎花圈的是一个高大的男子汉。我却没能看到他的脸。他的脸，他的脑，他的躯体，全让花圈挡住了。除了他那两只宽厚的脚板，我看见的是他身后连绵的山塬。山塬是光秃秃的，袒露着褐色的皮肤。塬与天相衔。天边垂着皱褶丰富的云块。

那一只花圈真大，沉甸甸的。纸扎的白花上面，又胡乱斜插着许多花瓣绵密的血荆柴花。那是一种山野的花，紫红色的，像紫红色的血丝。

那时我坐在汽车里。虽然汽车开得不慢，一闪而过，那花圈，也给了我强烈的印象。汽车很快就在春塬街上停下了。说“街”，是说两排新旧参半的民房中间，那一条狭窄的，不过几十米长的通道。街两边立着七八张黑乎乎的，沾满油渍的肉墩。肉墩下有几条狗，在争夺着屠夫们丢下的骨头。

我找到乡政府，在一间简陋的客房里住下来。

乡政府的院子里，冷冷清清。问驼着背的炊事员，他叹了口气说：“走了。进城的进城，回家的回家，都有事，都走了。”

他说着勾下了脑壳。

我在客房里歇了下来。

走了，都走了。有些悲戚。我又记起了那只沉甸甸的花圈

.....

吃晚饭时，干部们都陆续回来。大约是突然回来的，驼背老头不得不临时给他们做饭。他往灶里塞着木柴，弄得满厨房是黑烟。干部们等饭吃，脸上都有些不快。一个矮墩墩的汉子说，他约好了地仙，晚饭前来帮他看地基。

“你这还好说，”一个瘦小的女子说，“看地基，晚天把也不要紧。我屋里定好了今日夜里给过世了的公公烧灵屋……”

“那是迷信。”矮墩墩的汉子说。

“烧灵屋迷信，请地仙就不是迷信了？”瘦女子愤愤地说。

“吵死！”晒楼上响起一声断喝。随着声音出现了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。看得出，他的不快比正在论战的干部们还严重。

“上来开会！”年轻人命令着。

天很快就黑了。院子里亮起了昏黄的电灯。我坐在黑夜笼罩着的昏黄里，默默地承受着周围的沉寂的压迫。我知道我的脸也一定是昏黄的了。

“砰”地一声，远远的黑夜里响起一声脆响。

有一辆摩托车呼啸着驰过。

黑夜里下起雨来。雨声嘀嗒。我很冷，蜷伏在薄薄的被子里。脑海里总离不开那沉甸甸的花圈。

天大亮后，我独自跑到街上。雨水冲洗过的街道，有些清冷。街两边的屋檐下，有几个石雕般默然的老人，在补着破烂的粪箕。我默默地站了一会。目光忽然被一个涉水的女子吸引住了。就在我的脚下，那条潺潺地流着的小溪里，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子，背着一个约八九岁的男孩，正蹒跚着朝我这边走来。她上岸时滑了一脚，我赶快拉了她一把。

“谢谢。”她放下背上的男孩，直起腰来，看着我。

“你是——”我忽然记起来了“你是郭芸吧？”

那一双大眼睛在我身上看了一会，连忙叫着我的名字，说：“你好你好！”

郭芸是我邻居的一个学生。三年前，她常在我邻居家走动。邻居常与郭芸高谈阔论。我有时也凑凑热闹，因此与郭芸熟悉。

“你这是，”我指指怏怏地偎在她身边的男孩问。

“我的学生。”她回答着，那一双大眼睛里，有了些忧郁的神色，她问：“你昨日就来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，说：“休息得不好。”

她眼神里的忧郁更浓了，低声说：“都是，花——圈！”

“花圈？”

她点点头，说：“抓人了。抓了好几个。有一个跑了。一个跛子，也想跑。就开枪了……”

我惊愕得说不出话。

“如果你，”她说，“肯接受一个条件，我可以给你讲一个故事……”

“讲一个故事？”

“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。只是，你听了不必认真。”

“不必认真?”

“不必认真。”

“好吧,”我说,“听你的。”

傍晚,天空滚动着乌云。凉飕飕的风贴着连绵的坳的脊梁,在无声地吹着。我沿着一条宽宽的田塍,在一座旧祠堂里,找到了郭芸的住室。

“你为什么在这里教书?”我记得郭芸的父亲是县委书记。他们的家就在县城。

郭芸忧郁地一笑,没有作声。

我说过,我要给你说一个故事,说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。你当然猜到了,这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这春坳。

你不要一听我说“我们这春坳”,就以为我对这个地方有多深的感情。没有。我不承认我爱春坳。我来春坳还只有一年多一点的时间。如果我在春坳呆的时间更长,我对它会更加鄙视。

你看到了,春坳,满目都是山坳。山坳连着山坳,山坳连着田畴,山坳连着天际。日头升起,骷髅似的山坳板起荒凉的面孔。暮霭降临,黑魑魑的山坳呈现出僵冷的阴影。

我是在一个春雨霏霏的下午到达这里的。就在那个下午,就在这间屋里,我见到了我说的故事中的主角之一的金庚。他是这儿的村主任。被人杀死以前,他在这儿一直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。

那天下午,我刚坐定,就有四五个学生气喘吁吁地跑来告诉我:“郭老师,快快,金主任看你来了。”

我不知金主任是什么角色,使得这几个学生这样紧张。

我朝窗外看去，一个五十几岁的男子走来。他身材高大，长相丑陋。络腮胡，勾鼻子，光秃秃的脑袋上，只长着十几根浅黄色的头发。尤其是那只深陷下去的右眼，更使他变得难看。

“芸妹子，认得我么？”村主任一进门就这样和我说。

我请他坐。他就在你坐的这把竹椅上坐下了。刚一坐下，就习惯地把腿架起来。笨重的躯体，把竹椅压得吱嘎响。又咧着满嘴的黄牙，朝我笑着。

我注意地看着他那只瞎眼里的苍黄的秽物，怎么也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魁梧而又丑陋的人。有一些农村干部去过我家。他们在我父亲面前，甚至在我面前，都显得卑怯，抑或有些谄媚。他不，他是一副得志的神态。看来，他之所以来看我，并不是巴结我，通过我向我父亲讨好，而仅仅是用他那咧着的，满满的黄牙，表示他与我父亲有某种平等友好的关系。

“我在你家吃过好几餐饭呢！”见我没作声，村主任又提示说。

我轻轻地“唔”了一声。没有说更多的话。他那颗只长着十几根黄头发的脑壳摇了摇，就又笑着，批评起我妈的手艺来：“……不好吃。你妈真是，瘦肉能炒那么久么？那样鲜活的肉，让你妈一炒，猪×一样的，嚼都嚼不烂。”

他说的那句粗话，惹得学生们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笑什么？有什么好笑的！”他眼一瞪，唾沫喷出来了。那凶狠的神情，就像个阎王。脾气发完，他起身道：“好吧，不坐了。你有空，就上我家去。我给你炒菜吃。肯定比你妈炒得好……”

我只管教我的书。哪儿也不愿去。自然就没有去过金庚

家。直至去年他被杀死。渐渐地，我听说了些金庚的事。

据说，春坳的贫穷连着上了三朝的县志。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早晨，一个高大的男子扛根扁担，衣袋里装了几个煨红薯，闷闷地离开了春坳。

那男子，就是金庚。

许多年后，金庚带着好几百块钱，穿套崭新的中山服，回春坳了。只是，他失去了一只眼睛。

这只失去了的眼睛，使春坳人对金庚发财的羡慕之情，淡了许多。人们纷纷猜测，探究金庚的这只眼睛是怎样失去的。有的说，是金庚发财心切，天不亮就上山挑炭脚，眼睛碰在树枝上，碰瞎的。有的说，是金庚偷婊子，让婊子的男人一拳砸瞎的。更多的人说，金庚学会了拿穴，随意伤人，这只眼睛，是让他师父打瞎的。后一种说法很快传递了春坳。

拿穴，又叫点打。据说是一种神秘的置人于死地的伤人方式。只要让人拿了穴，或就地改颜毙命，或三五年后吐血身亡。金庚学会了拿穴，春坳人不由得毛骨悚然。没有人敢与金庚接近了。一见金庚的影子，就远远地绕开。金庚既不肯定，也不否定自己学过拿穴。没过几天，他又做出惊人之举，把挣到的几百块钱全部借给大队，一分利息不收。

金庚很快就当上了春坳的党支部书记。

金庚活得挺快活。人们见到他时，总觉得连他那只瞎了的眼睛，也常常发着光泽。

但是，又几年后，一个叫桂福的开始反对金庚了。

桂福是个文弱青年，读过四年小学。他鼓足劲，写了一封控告信寄到县人民政府。信寄出后，不知为什么，春坳就在悄悄流传这个吓人的消息。

“控告他，你不要命了？”好心人紧张地对桂福说。

桂福的脸刷地一下白了。

晚上，月光有些惨白。山塄上寂然无声。桂福在窄窄的田塄上走着，他刚要拐弯就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

“哈哈，是你呀！”笑声很可怖。

金庚那只瞎眼窝里，灌满了惨白的月光。

“老弟，你不是告我了么？”

桂福怔了一下，嗫嚅着说：“我……我告了！”

“好老弟，你是第一个春塄的英雄。”一只大巴掌在桂福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。

回到家桂福就感到半边身子发麻，再也起不了床。

几个月后来了两个穿中山服的干部，他们在金庚家吃过中饭，喝过茶，提着黑色的公文包到桂福家来。

“你告金庚同志？”一个戴眼镜的干部问。

“我告……不不……我告……”桂福语无伦次地说着，突然跪下大哭着说：“我告他，我要告他，他拿了我的穴，要偿命啊！他拿了我的穴，要偿命啊……”

“拿穴？”戴眼镜的干部不解。

“那是迷信！”不戴眼镜的干部说。又沉下脸来，严厉地对桂福说：“年轻人怎么相信那一套？有病，就请医生看嘛。现在，你如实地回答我们……”

桂福一句话也不回答了。

他日益憔悴，终于大吐了一口鲜血。全春塄为之惊骇。许多人家三天没敢开大门……

金庚睁着一只眼睛，在桂福的灵柩前宣读了追悼词。

又几年后，社会发生了变动。金庚只稍稍发了几次牢骚就顺应了这种变动。趁着人们的注意力全在多少分一驾犁，一只晒谷耙上，金庚大捞了一把。

很快，金庚雇了几个女工，办起了养猪场，又办了一家商店，还雇了一个复员兵为他开汽车。别看春坳地方穷，金庚却是全县有名的大富户。春坳街下边，那条潺潺的溪流前，矗立着金庚的钢筋水泥楼房。楼房前面，是车库、厨房、浴室……院子中间有一个鱼池。鱼池中间有一座假山。鱼池里摆着尾巴的鱼，既可观赏，又可随时捕捞食用。

表面上看，春坳静悄悄的。谁也不敢反对他金庚。金庚却有一种预感，总觉得有一种威胁存在。这种预感，使得他有时候甚至睡不好觉。他不再避讳人家说他学过拿穴了。

“哪一个敢惹老子，我拿死他！”有几次，他干脆这样扬言。

后来的事证明，金庚的预感，并不是子虚乌有……

那天下午，金庚从我这出去，就冒着细雨，大摇大摆地朝他的商店走去。

金庚的商店就在公路旁边。春坳原先还有一家商店。金庚的商店办起来后，工商所就找了个岔子，把那家商店的营业执照吊销了。如今，金庚的商店生意好极了。金庚才踏上公路，就见商店门口排了很长的队。许多老人和女子在等着买食盐。

“姑娘们好啊！”金庚走进店门，边擦着脑壳上那十几根湿头发，边乐呵呵地叫着。

“主任来了啊！”三个妹子都边忙着，边打着招呼。

金庚逐个朝售货员点着脑壳，问问生意情况。在布匹柜前，他问那个胖胖的，叫亚香的妹子说：“有黑绸子么？”

“都卖完了。”亚香怯怯地回答。

“要多进点。”金庚吩咐说，“这玩艺，死了人的人家都要的多。再则，人都死了，他还跟你讲价钱？每尺抬高两角钱没有问题。”

说完装着看布，在亚香肥胖的手上捏了一把。

“好好干，姑娘们，到月底，我给你们发奖金。”

刚走下商店的麻石台阶，一辆“东风”牌“吱”地一声，在金庚面前停下来。复员兵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来：“主任，乡长和一个戴眼镜的去了猪场，你去么？”

“他们去猪场干什么？”金庚疑惑地问。

“不晓得。那眼镜还带了几个学生。”

村主任做了个去的手势。车门打开，他便钻进驾驶室。汽车披着雨雾，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前进。到了猪场。乡长陪着那个眼镜和几个男女学生，正围着一头母猪忙乎。

“乡长来了呀！”村主任迎上前去。

乡长是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，披一件浅灰色的风衣。他正俯身看着眼镜指导学生们摆弄母猪。听见金庚招呼，就直起腰，点点头，又把眼镜介绍给金庚。

“……畜牧系的老师，知识十分渊博。带同学们来，给你这位大专业户做人工授精。”

“我们是搞科学实验，请金主任不要介意。”那老师一手按住猪屁股，一手扶扶眼镜框，说。

“没问题，没问题。”金庚说，“我的思想很解放。”

乡长没让他们寒暄下去，就招招手，把金庚叫到一边。

“跟你说个事。”乡长很严肃的样子。

“赞助么？”金庚很是干脆，“大乡长说个数吧！”

“哪里话。他们搞实习，还给你付钱呢。哪里还要你赞助什么。我是说……”

乡长本不愿到村里跑的，即使是乡政府眼皮底下的村子。他有事无事，都喜欢去县里，到县委县政府那些干部家里串。今日之所以冒雨来了猪场，一则是因为他在县委的朋友给他写了封信。信中说，给他活动去农委的事，已经有了些眉目。叫他这段时间特别注意一下同各方面的关系。而这位老师跟政界接触颇多。他不得已，才陪着老师来上实习课了。二则，他要顺便找这位村主任打个招呼。这招呼理应早就打的。只是这位主任在县里的交往也宽，招呼不好蛮打，也懒得打，才拖到今日。

“我是说……”乡长终于选择了措词，插在风衣袋里的两只手护住了小肚，“你现在家大业大了，包括经济手续在内，各方面都注意一些才是……”

“群众有反映么？”金庚睁大那只独眼。

“有，有些反映。”乡长注意地看着村主任那只瞎了的眼睛。

“是哪些同志，有些什么意见，你给我说说，我好当面向他们解释。”金庚平静地看着乡长说。

“你不要打听。”乡长有些不悦，“自家多注意点就行。哦，他们授精完了，我得走了。”

乡长换上笑脸，奔过去，给老师打了盆洗手水。

乡长忘了跟金庚再打个招呼，陪着老师和他的学生走了。那浅灰色的风衣，很快消逝在濛濛的雨雾中。

“娘的！是谁又打老子的报告了？”

金庚悻悻地朝家走。刚望见那栋鹤立于山坳上的红砖楼

房，就见三五个女人兴高采烈地嚷嚷着，走过那楼房前面的大路，朝塝那边走去。

“骚货。”村主任心中不舒服起来。

雨雾迷濛。村主任望见的那几个女人，嚷嚷着，翻过光秃秃的，有些溜滑的山塝，朝陈大牯家走去。

陈大牯住在塝脚下的一栋土砖屋里。

这屋里，过去住着一个佝偻着腰的烟鬼。说起他，春塝的人都能一下子就想起他抽烟的神态，仿佛他总是捧着根烟筒，流着泪，叉开双脚，在条石门槛上坐着。几缕白烟在他头顶上缭绕。

烟鬼一生清白。那一年，却做下一件不磊落的事——在竹园后边悄悄地种了十几棵烟。这件事让一个干部发现了，当众奚落了烟鬼一顿。又把烟连根拔掉，送进肥库当肥料了。那之后，烟鬼不抽烟了。只依然常常呆呆地在条石门槛上坐着。烟鬼日见憔悴。半年后，就化为青烟，归天去了。丢下大牯和他的母亲。大牯母亲忽又患了一种奇怪的病，常常半夜里在床上哭天喊地。稍受刺激，就披头散发，抓住大牯又打又咬。

大牯从来不哭。娘抓他，他就跪下，任娘打、咬。娘清醒后，母子俩就相抱着大哭。大牯去年二十岁了。忽然觉得老呆在春塝没味，就离开披头散发的娘，去鸾山下煤窑。他听说那边下煤窑赚钱。不料钱没赚着，倒让矸石砸断了一只脚。

消息在春塝传开。许多人都为那常常哭天喊地的女人着急。个把月前，陈大牯却奇迹般地骑着辆崭新的自行车回来了。看他骑着车上坡的那股劲，那只断过的脚一点也不碍事。不待人们搞清楚陈大牯这个奇迹是怎么来的，陈大牯又创造

出了一个更惊人的奇迹：他居然自家开方，自家配药，治愈了他娘那个奇怪的病。

这天上午，多年来披头散发的大牯娘第一次穿戴整齐地，去了春坳街上一转，陈大牯的名声便传遍了春坳。村人们一批又一批的，到这个多年不曾来过的烟鬼家来了。他们要看看烟鬼家出息了的儿子，看看烟鬼丢下的妻子治愈后的姿容。也有一些人，主要是女人，是找大牯治病的。

村主任望见的那几个女人，来到大牯家门前时，大牯家的厅屋还是挤满了人。站着的，坐着的，都在说笑。大牯娘，双手托着个红漆茶盘，正很干练地把一杯杯热茶送到来宾手里。不认识她的人，根本不会相信她不久前还是个披头散发，夜夜哭天喊地的病人。陈大牯自己，倚着房间的门框站着。还是那副有些蠢的样子。人家说话他插不上嘴。人家说得好笑了，他才跟着笑一笑。满屋子的人都在说笑。只是没有人说大牯给他娘治病的事了。

这后来的几个女人中间，有一个是曹瓦匠的女人。曹瓦匠是春坳二十几年的老支委，他的女人自然肚子稍大些。那女人又仗着一身浮体确有几分病样，就找个机会拉拉大牯的衣袖，悄声问：“大牯，你妈的病真是你治好的？”

大牯点点头。

瓦匠女人睁大了眼睛：“你真是神功！哪个不晓得，你为你娘请过那么多医生，都没有治好。你这回来，只几副药……”

大牯笑笑，又立即闭上了嘴唇。大牯让碎石砸断脚后被送进卫生院。卫生院晓得是公伤，给他开了几百块钱的药。药吃了，脚却不见好。有一天，一位棕匠老人给卫生院送棕垫来，见大牯痛得哭喊，就把大牯背回家去。个把月后，大牯居然能跟

着老人爬上树剥棕片了。大牯就是从老人那里搞来一种秘方，治好了娘的病。

“请你给我看看，”瓦匠女人说，“我这一身浮体，腰又常痛。那家伙又不准时，上月多，这月少，这月多，下月少……”

“曹师傅娘子，我，我治不了。”大牯为难地说。

“你谦虚什么。春塄都传遍了，事实又明摆着，你那秘方……”

“那是治我娘的病用的。”

“是罗，你娘的病那么难治都治好了。我这腰痛还治不了么？”瓦匠女人拽住了大牯的手。

“大牯，莫谦虚。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来请你看病的……”

“不懂规矩，大牯就莫怪。我们都是诚心诚意……”

“……我们都是诚心诚意……”

同来的几个女人，有的扳住了大牯那壮实的胳膊，有的扯住了大牯的衣角。大牯看看这个，又看看那个。见都是一副不给处方就不会罢休的神情，就说：“你们硬要吃，我就给你们处方。政府追责任，我不负责呀！”

“好好，不要你负责！”瓦匠女人说。

“你们坐，你们坐。”大牯摆着手说。

开完几张药方，天也暗了下来。暮色和着雨雾，悄悄地向春塄盖来。有些冷了。

客人们陆续地走了。

陈大牯嘘出一口气来，正要关厅屋大门的栏栅，见雨雾中又有一个人走来了。

“陈大牯，生意蛮好呀！”来人背个黑人造革包，一进门，就